

唱詞言
情小說

三盃記



三 盃 記

玉 盃 記

(戲名唱句開篇) 忽聽西樓一鼓催 佳人獨坐在幽閨 想情 翠園曾與才郎別 我 贈他鮫綃帕一塊 並 香肩如比雙和合

舳舻笑看月光輝 焚香立下千金誓 同敘西廂宿繡幃 却被 却 鷄唱金殘蝴蝶夢 金鎖私開放你回

那知線斷風箏誤 巫山阻住黨人悲 封書加有賓鴻寄 敲斷金釵懶畫眉 久盼畫中人不見 望河亭上苦傷悲

去時節桂花開放 到 如今雪花樹上堆 幾能勾 昂然及第文星現 幾能勾 金花御賜錦衣歸

幾能勾 龍章寵錫雙官誥 幾能勾 獨占鰲頭文武魁 我是萬里緣 欲想調琴瑟

只怕他 人獸關心情本虧 只好雙珠兩淚垂

第一回 配婚 王三老盤問兄嫂 張廷秀配合蘭英

話說 趙昂夫妻生妬忌 欲置廷秀於死地 人害人死天不容 不信但看玉杯記

荒自敘過引出一段玉盃記的故事 書中單表張廷秀趕考 被趙昂謀害 父子幾至於死地 後來張廷秀作了巡按 方

報大仇 纔得夫妻團圓 閑言少敘 明公欲知根本源流 且請落生 聽我慢慢的道來

閑來無事把書明 列位明公請坐聽 閑言不表別一部表一表 玉盃記上姓和名 有一人

姓張名全是木匠 竟作的 雕刻工活好工程 娶一妻房盧氏女 生下的小 廷秀文秀二弟兄

廷秀是 自幼生來多伶俐 文秀自小亦聰明 只因爲 江南南昌遭荒旱 一連三年不收成

頭年大旱不下雨 二年又被大水冲 三年看看田苗好 偏偏遍地起蝗虫 三年寸草未結子 一郡黎民好情悲

只落得

米貴如珠柴似玉 河裏潦草上秤秤 豪富之家難度日 扶老攜幼奔東西 旁人逃荒不必表

再把張全明一明

一家四口無法使 逃荒到了吳城門 住在呂家小店內 柄鑿斧鋸掛店中 且不言

張全父子逃生外

再說蘇州一富翁 此人姓王單名現 專諸巷內有名聲 父母所生三弟兄 二弟早亡歸陰城

三弟王成性氣暴

專打人間抱不平 自稱自己王三老 人送綽號叫三風 話不投機就要打 性好烈火一般同

王現怕他招惹禍

因此分家各西東 三老分在西宅院 王現自家住在東 王三老

王現夫妻無後根

眼前只有兩個女 雙雙就叫二蘭英 大蘭英就是的王大姐 二蘭英是二姐女花容 王大姐

生得愚魯多遲鈍

王二姐 生得伶俐又聰明 王大姐 招贅趙昂爲門婿 到著門兒在家中

二姐生得多美貌

父母 愛如珍寶一般同 一心要 擇個門當與戶對 招個佳婿得乘龍 高不成來低不就

王二姐

並未受聘在閨中 閑口莫言家中事 咱且說 王現修宅蓋大庭 木匠請了百十個

內中有

張全父子人二名 廷秀那年才十二 跟着他父作工程 要論那 柄鑿斧鋸不用講

要論雕刻樣樣精

山水人物刻的好 根枝葉瓣花草能 不但外行看得好 木匠當中屬頭名 王現一見張廷秀

十分喜愛在心中

對着安人誇又講 徐氏安人喜氣生 叫家童 去領廷秀上房來 王安人

一見投機順人情

夫妻同願認義子 當面就對廷秀明 廷秀叩頭認義父 叩頭不必平身起 才命人

雙雙叫來二蘭英

二姐大姐齊來到 進房問娘何事情 二老夫妻說的話 王大姐 從心眼裏嫌他窮

洋洋不睬回房去

王二姐 一見廷秀爲義兒 從今後 認親不分內合外 張廷秀

搬在內庭作木工

小王近 稟知西院王三老 言說廷秀手段精 王三老心中無有事 跟着王近觀觀工

行來已至東宅內

看見廷秀手不停 三老善看麻衣相 一看廷秀福不輕 眉分八彩生得好 一雙俊目是亮星

天靈蓋上麻子長

天平飽滿福壽耳 上身長來下身短 雙手過膝一般同 雖然不是君王相 可爲國家二品臣

三老看罷心暗想

自己肚內暗丁甯 可惜我無兒子息 老來無子少後成 若有兒 一定與他爲結拜

一同學中把書攻日後要是登金榜我也後來把光增若有女

一定與他爲妻子後來占光身受榮

三老想了多一會忽然一計上心中

我雖然無有兒和女現有姪女小蘭英何不許他作媳婦哥嫂後來把光增

又想到

我嫂雖然多和順哥哥有點不順情不但性情多嬌傲而且愛富又嫌窮思想之間有有有

我到有個好仁兄姓呂名寧前巷住不但豪富是貢生膝下所生三女兒我叫他是當親生

我又想難當親生女

一層肚皮隔重山今日得見遂心事何不提親走一程思想一會說且住先見兄嫂才順情兄嫂若愿把親作

比着朋友上一層主意拿定將身轉去到兄嫂樓堂上見了兄嫂問安好兄嫂請坐獻茶盃茶罷時來講說話

徐氏安人把叔稱請你不到東宅內今日你來爲何情三老回言說有事因此前來把話明徐氏說

從來不肯到東宅你今日必定有事情三老聞言稱兄嫂有件心事對你明因爲無事來游戲來在東院觀木匠

看了木匠張廷秀容貌又好手又能照着麻衣相書論後來富貴必不輕少則品級二三品大則王侯封朝中

三老還要住下講王現接言開了聲

說話王三老說到張廷秀後來有個發達的話那王現是嫌貧愛富之人就說道三弟你看哥哥眼力如何自從那廷

秀來在咱家我看他將來有大出息才認個義子乾兒他道後來身作大官連我夫妻們也占光有臉三老說哥哥言

有理乾親本是意外之親兩家順呢你來我往一有不順即便割斷爲弟有幾句良言望兄嫂聽信敢保兩全其美兄

嫂不信我自有調停徐氏問道三叔有何話快講出來王三老說道兄嫂呀

王三老心直口快性情剛心中有事不暗藏慌言虛語不會講話如釘子釘板上因我來看小木匠

一見廷秀生的強照着相書仔細看後來必定占朝堂同他無親又無眷怎能後來占他光想起姪女王二姐

並未受禮在閨門兄嫂要擇才貌壻高低得也不妥當我看廷秀必大貴何不許他爲妻房留在咱家把書念

到後來一定題名伴君王連我王成也有臉連兄大家占了他光兄嫂若是不如意我還有個好主意

東門外頭前巷口我上那裏走一踰他有三個好女兒才貌雙全女紅妝三女今年十四歲昔嘗托我擇才郎

我欲那裏把媒做管他一說就成當兄嫂若願把親作我也不去到那裏兄嫂不願親事作我上那裏走一踰三老說罷離了坐看他光景要出房王現聽罷無主意低下頭來暗思量有心許親張廷秀嫌他窮

又嫌他是個木匠又想王成說的話斷無虛假實心腸正是王現心思想三老那裏暗思量兄嫂諒來嫌他貧故不開言悶心腸說罷抽身往外走才把王現着了忙急忙相說且慢走也容兄嫂作商量三老說

成與不成一句話悶挫媒人算不當你們夫妻同願意我才去把親事講若有含糊一個字從此我要上東巷只得後來也反悔抱怨王成更不當方才三弟說的話王現連說對對對向着安人問端詳安人也得作主張或是如意不如意當面說來好商量安人聞聽忙陪笑口稱員外聽端詳夫爲天來妻爲地婦人難以作主張員外若是如願意身外並無怨心腸王現聞言說罷了既不抱怨可應當

話說王現分明主意不定推在安人身上安人若願意日後有錯可也抱怨安人安人心下也就想到那裏怕後來有錯倘此時我說願意被員外抱怨故說世間以天爲主婦人以夫爲重員外若如意老身斷無不允之理王現正在無法推辭說安人既是願意三弟就前去做媒三老聞聽說謹遵兄嫂之命我就去也

好個三老老王成說聲遵命往外行行來走到前院內看見木匠百餘名柄鑿斧鋸連聲響手忙脚亂不當停三老看罷心自想自己胸中暗丁寧須先見過張全面可知他是那一個三老本是直皮氣羅哩羅梭他不愛見一個來問一個見了二人問二名張三李四都問到不見張全人一名三老刻下生了氣八成親事說不成要知到底怎麼樣下回書中再表明

第二回 出帖 馮仲義周全美事 王立本代寫婚書

王三老進了前院仔細看瞥見木匠百餘名兵兵兵連聲響手忙脚亂不消停三老看見心暗想不知張全是那名見了那姓李也把張全叫見了那姓王也把張全稱一問問了七八個

不見張全把氣生他說道

莫非張全在天上莫非張全歸了陰三老氣得來頓腳罵聲張全小畜生

正是三老來着急那邊來了一個人

此人名叫馮仲義他與張全是一盟聽的三老把他找急忙近前打一躬

連連只把三爺叫今找張全何事情

三老見了馮仲義連連馮司務你且聽常常我家把工作我的皮氣你知情

從來不會說慌話吹天盟地我個應

我今有件心上事聽我對你說分明張全之子張廷秀兄嫂見他生得靈

願意招他爲門婿把二姐

招贅廷秀爲婚盟問問張全可如意這門親事就可成張全若是不如意

他家父子回轉門三老說罷前後話

仲義暗暗肚內忖有心不管只件事略想此親作不成三老見面提親事

張全再也不敢允三老性情如烈火

不允立時動無名一旦好事不成就反到鬧個身受窮我今何不把他找

見見張全我盟兄保他親事得成就

保他一家無憂窮一則後來念我好不如咱兩拜一拜仲義主意安排定

連稱三爺聽我明婚姻二字是好事

等我找他話說明我們二人相甚好管保一說就成功三老連連說快去

我在此處等回音仲義連連說連命

急急忙忙上前行立時見了張全面恭喜盟兄你老聽三老命我來找你

真是大哥大喜臨說是員外二小姐

願與廷秀結婚姻張全聞說那句話叫聲兄弟你不明你我本是盟兄弟

說此離言欠聰明倘若員外聽見了

但我罪過担不輕輕則你我離此處重則官衙板子扔兄弟快去把活作

千萬不可誑人工仲義回言稱兄長

真是實言非虛情方才三老對我講員外安人親口應若不是

叫我前來去回話只是想成甚易能

若見你話不成語立時叫我離此中三老皮氣你不曉如同烈火一般同

一不對人說慌話二不反悔作事情

見他若說不如意再要想成萬不能不必推辭快快走晚了三老斷不容

我也說的是實話並無有

一句虛言把哥蒙見面理應就此事跟他即去立合同你們兩家親事定

必把廷秀送學中一來不把苦工做

二來日後有高升你們夫妻有了靠從今以後不因窮馮仲義

說的張全心願意急忙跟他往後行

立時見了王三老王老一見笑盈盈拉張全把親翁叫只椿親事可樂從

張全才要開口講仲義連連說應從

跟我來見三爺面三爺怎說他怎麼我仲義情願作個媒與約

笑哈哈立當中心 三老連連說可以 跟我書房立合同 王成就在面前走
三老說 待我前去找兄長 三老轉身往內走 來在上房見長兄 張全請至書房內 還有媒人他姓馮

安人一聞心喜悅 王現心中不安甯 有心前去立文約 又怕後來廷秀窮 有心不願作親事 又恐廷秀有高升
左思右想暗說有 書房再去作理論 定然不立定婚約 就說是 有媒有妁也其中 後來廷秀身榮貴

娶我女兒招成親 後來廷秀如窮苦 我再斷了親一宗 媒人手內化銀子 就說無有那事情 想到這裏主意定
起身離坐出中庭 前頭走的老王現 後邊跟的王三風 王三本是實心意 王現却是假意情 弟兄本是一母生

一個奸來一個忠 弟兄二人來得快 書房不遠咫尺中 王現先來走進去 那仲義 張全一見把身起
拱手推讓落了坐 主在西來客在東 書童王近把茶送 各人手內擎一鐘 王現心中暗打量 打量張全人一名

頭戴一頂破毡帽 身穿衣裳盡補釘 半節帶子腰中束 破碎草鞋足下登 王現心中暗打量 堆金積玉實在窮
他本是 底三下四窮木匠 終日手足忙不停 咱的女 雖然不是千金貴 也算帶着小姐名

他的也是窮木匠 彩鳳如用配黃鸞 不如來早拋開手 事到臨頭悔不能 王現想罷開言道 叫聲二位你且聽
世上人 有女之家千門問 親不成 不等王現落下風 員外才要往下講 三老一邊接上風

說的是 哥哥休說虛情話 慌失信我不應承 張親家 若說一個不的字 立刻叫你歇了工
哥哥若說不願意 那是你 老嘴口兒親口應 王成丟人丟不起 咱只來年立了冬 三年還來往下講

王現連把三弟稱 方才我 說却是比方的話 三弟不必把氣生 王三老 聽的王現改了口
代笑又把哥哥稱 王成本是直心急 哥哥休怪把我容 誰叫咱是兄和弟 誰叫咱是一母生 仲義張全連說對

三老說 我還有個話分明 今日總得寫文約 割下衫衿立合同 倘若是 廷秀後來身榮貴
若不要 我的姪女我不容 廷秀後來不得地 王二姐 要想另聘萬不能 王近快到賬房去
去請立本王先生 話說三爺我有請 急去快來莫稍停 王近領命往外走 不多時 來至賬房見先生

王近說 我們三爺把你請書房里面有事情 先生聞聽往外走 王近引路向前行 不多一時來得快

書房不遠咫尺中 先生就把書房進 衆人一見身起坐 三老敘禮落了坐 王近二番獻茶盅 立本先生開言道

三爺叫我有何情 王成說 請你不爲別的事 叫你寫寫書一本 不是兩頭親家在 定親好事今日成

立本先生說知道 才命王近取紅成 小王近 去不多時就回轉 二尺紅箋就現成 叔說婚書怎寫法

公子小姐年紀庚 張全說 廷秀今年十二歲 戊午年 五月五日午時生 王現說

次女今年十二歲 戊午年 九月九日戌時生 先生說 定禮少了拿不出 王現說

那是親家他說明 張全一聽來說好 自把心中打調停 定禮少了拿不出 多了自己又貧窮 正是張全無主意

三老只里開了聲 說道是 古來寸絲爲定禮 定禮不討重與輕 親家你拿對耳環 仲義接言連說中

先生說 主婚媒保是那個 三老說 媒人仲義保王成 王先生 從頭至尾問個到

急急提筆寫分明

話說先生提起筆來立婚書人張全江西南昌府近賢縣人氏因合家逃荒來至江下蘇州蒙王員外雅愛愿結絲蘿

將次女二蘭英許與張廷秀爲妻夫妻同庚年一十二歲男戊午年五月五日午時生日女戊午年九月九日戌時生

定禮銀環一對媒人馮仲義保婚王成月老人王立本上寫年月日時回首又與王現寫了一張媒人收訖只才排下

了酒宴宴完各自回家不表明早用過早飯才命張廷秀上學不用細表單說王大姐的了環春青把二姐與廷秀定

婚之事對大姐說知大姐聞言氣的心中大恨說氣死我也

王大姐 一心要上上樓堂 見見雙親二爺娘 退了此親還罷了 不退此親是禍殃 要知退了退不了

下回書中定主張

第三回 赴考 王女錢行多熱鬧 趙昂同考弄蹊蹺

閑言少敘書歸正 再說大姐女紅粧 說着就把東樓下同了丫環進上房 見了二老就有氣 眼睛一瞪流淚湯
說爺娘 莫非吃了胡突藥 莫非吃了迷魂湯 我妹本是千金女 如何配與窮木匠 快把親退來的講
不退親 我定鬧了翻了江 王現又把女兒叫 何用撒嬌亂嚷嚷 只門親 是你三叔來作主

找媒作伐自成當 你愿退親上西院 見你三叔去商量 他若肯退咱就退 他若不退我無法 王大姐
一聞此言咀一咳 那個老兒太荒唐 要見他 就提一個退親字 一定與我要鬧兇 見他不如不見好

還有一事咱商量 以我說 不叫廷秀上學好 叫他在家作木匠 省個木工好幾百 到省的

學個好懶在學房 王現說 念書是你三叔管 他與咱家無主方 大姐說 廷念書我們也念

化去了 幾兩銀子無甚妨 王現說 你們念書就去念 有的是 銀子用去有何妨

大姐說 我們也要把書念 念好了 科舉會試上京邦 若是得把狀元中 我大姐

也是一品娘娘做

王大姐直不懂事 趙昂若中了狀元 理當說他是夫人 他說他是娘娘 真不懂事的人 好不苦殺人也

王大姐 說着說着排手樂 下坑急急出上房 一同春青西樓去 進樓進了賊趙昂 未曾說話哀哀哭

叫聲他呀聽其詳 我今上房見父母 叫你今日上學房 一同廷秀把書念 念好了 必做大大狀元郎

你要作官我接印 踉踉蹌蹌裝奶奶 趙昂連連說拉倒 我要念書悶的荒 不如我在家裏好 出來進去有心腸

閑着去把孩兒抱 閑來去到大街上 花街柳巷由性進 說說笑笑喜非常 上學念書如坐獄 誰也不去入牢房

趙昂還要往下講 大姐氣的排巴掌 照着趙昂頓一脚 咕咚倒在地當陽 大姐上前騎把住 照臉就是一百掌

打的趙昂爺娘叫 罷了我就上學堂 大姐只才放將起 去到上房見爺娘 才把趙昂送去了 一同廷秀入學堂

趙昂說 他是就念百家姓 念全了 錢孫李周吳鄭王 廷秀一天通了本 第二天

三字經讀到頭上 廷秀念了一個月 讀大學來合中庸 上下論語記心去 趙昂念了四個月 才讀了

學本上右第一章 張廷秀

念書念到十六歲 才高北斗好文章 破題文章當兒戲 詞詩歌賦熟胸膛

下江去趕頭場考得的草案頭名上 王現夫妻多歡喜 三老樂得手足舞 趙昂不敢下場去 化點銀子把名上

下江三場定了日 廷秀時運不大強 剛到下場去趕考 得了瘟疫臥在床 不但不能去趕考 保難性命見閻王

氣的三老雙脚跳 恨的王現拍巴掌 廷秀七天出了汗 一月方可起了床 養了數日把學上 終日用心念文章

十七歲 南京城內開科場 王三老 見他哥哥那主張 命廷秀

納上監 進場科舉把名揚 王現允了王三老 五百銀子王現幫 三老送了一匹馬 鞋帽衣衫岳母幫

擇了吉日就要去 王大姐 知道此事鬧嚷嚷 也命趙昂去科舉 令人聞知笑斷腸

話說張廷秀病好 又上南學攻書 真是才高北斗 學富五車 同堂學友 無不誇獎 第二年南京開科 三老與王現商量

才命廷秀納監 南京科舉 王現與五百紋銀 王三老送了一匹好馬 岳母送了鞋帽衣衫 擇了吉日 上京科舉 王大姐

聞知 也命趙昂 南京科舉 趙昂雖念過四書 一個大字也不熟 如何愿去 王大姐叫他科舉 他有心不去 又怕大姐用

脚蹬他 才不敢推辭 王大姐才排下酒宴 與他辭行 說他呀 你上京科舉 我有良言吩咐與你

王大姐 他與趙昂錢錢行 宴前吃酒把話明 說他呀 你上南京走趕考 我的主意記心中

想法害了張廷秀 光剩你我氣才平 家財由着咱的性 吃吃哈哈也順情 趙昂說 害死了的當償命

走了風聲了不成 大姐說 也不殺來也不害 到京撈他掠一掠 拿他銀子把京進 北京城裏捐功名

張廷秀 南京城裏無親故 必然凍餓歸陰城 你在北京捐官職 回家暗寫書一封 要說南京廷秀死

好把妹妹暗招親 叫他一去不回轉 光剩你我多親近 歡歡喜喜過光陰 恩恩愛愛過幾冬 生下兒女多賢慧

二姐妹妹暗招親 趙昂聞言說的是 不用丁寧記心中 且不言 夫妻二人定巧計 再把王現夫妻明

富貴榮華留芳名 廷秀南京去赴考 一去就得好幾冬 以我說 叫他二人拜天地 員外你又不愿從

安人說 西樓以上把行見 不知員外應不應 王現聞言說也對 安人說的理亦通 急命春紅西樓去

到不如

對你二姑實告訴，不該重敘春紅去了。見了二姐把話明，我奶奶

說是姑爺去趕考，叫姑二西樓去見行。

王二姐 一聞此言紅了面，暗把爺娘叫幾聲，莫非二老來顛倒，作事也不大叮嚀，奴又不是三兩歲

不知人事小孩童，今日西樓把行見，有何言語問他明，院中上下人煙廣，暗地好說不好聽，想開言把春紅叫

你且前廳把信通，說你二姑不如意，不算違命不一從，只也不是爲不孝，恐怕人人落笑聲，二姐還要往下講

春紅接言開了聲，二姐不愿把行見，裏中情由你不明，我奶奶對我說的話，從實對你二姑明，姑爺南學把書念

青毡坐透苦用心，老師背地常誇講，說姑爺 必是才子降下生，今歲南京去科舉，如同板上釘了釘

南京離家路途遠，必從那裏進北京，明年就是文星照，北京開科奪頭名，姑爺定把狀元中，必有王侯提親情

倘若姑爺應親事，必在那裏拜花燈，若是得新忘了舊，豈不苦死女花容，姑爺若不把你忘，回家再不二姑迎

雖然不分大合小，姑娘你 仍舊担着二房名，今日要把行來見，自有奴婢拿話行，管叫姑爺明誓愿

終身不娶二房親，二姑並非呆笨笨，難道不會順事情，想法說 他不娶來你不嫁，二人對天把誓明

當面二人留表記，到後來 對上表記好逢迎，二姑不聽我的勸，要怕後悔萬不能，一話提醒王二姐

暗誇春紅有才能，春紅我今依了你，說話怎好我該應，春紅聽說如了意，待我前去把信通

話說王二姐聞春紅之言，說的他滿心歡喜，說春紅你說好便好，我斷無不從之理。春紅聞聽王二姐如意，只才來在

上堂見了王現夫婦，說了一遍。老王現才命王進到學堂，先稟了先生，說明其故，又叫從人吩咐廚下排宴，安人又命

春紅上樓，扶持二姑更衣。小丫環才來在西樓，見王二姐獨自悶坐，春紅才叫二姑，奴婢前邊諸事完畢，前來扶持姑

娘穿戴更衣，好與姑爺見行。王二姐說：二哥不是外人，今日見行，用何穿戴更衣？春紅說：一來你二人多日不見面，二

來適人對親，穿好衣衫，不是要好，是個敬人的道理。王二姐說：既然如此，春紅看我的梳妝鏡架拿過來。春紅說：知道

了，隨即去拿來了。

王二姐 叫聲丫環小春紅，且待奴家重打扮，從上到下俱鮮明，丫環春紅不敢慢，急急忙忙不消停。

回手拿個水盆架 水盆分放盆架中 拿過手帕並面桶 再拿鏡架與梳籠 肥皂胰子一邊放 拿過鏡子胭脂用 王二姐 寬了大衣忙淨面 手邊上 金脂金鐺與金鎖 立刻之間淨了面 手帕楂腰甚干淨

回手折開青髮理 好似東山一棚松 伸手又拿象牙梳 上下來回用手通 桂花香油透了髮 左梳右往是陶興 前梳鳳皇雙展翅 玉來銀牙內裏城 似笑非笑自來笑 一說一笑兩酒渦 肩披披肩迴紋綿 天羅鞋子兩邊形 上邊繡的雲山軸 織成一幅白羅裙 上邊花草分五色 雲頭雲脚金線迎 下邊一層蓮花朵 花綫綉成盡細紋 月白汗巾分左右 金蓮不止三寸零 內穿大襖能齊正 上邊盤花樣樣精 懷上代着銀玉響 外代香元花汗巾 那位有說王二姐那時候是明朝有用花汗巾歷列位那花汗巾香鋪買來不是在家所有的好東西也

第四回 梳妝 剖衷腸翠樓設宴 上圈套浮艇動身

好比西施出世中 抵椰荷包綉金龍 百摺宮裙飄秀帶 身穿中衣是陽紅 綿綉堆花蛇皮袋 領頭四面掛響鈴 秀鞋秀得花五彩 形容嬌豔滿紅堂 娉娉打扮真無比 輕裝雅淡又丰神 不用搽脂不點唇 眉清目秀生清正 二姐生來身段俏 鞋尖一上有風光 不大肚 小小嘴 彎彎腰 微露水眼一睜 翅一騰 扔扔扔 翁翁翁 木頭底 有三寸 好像那進貢的貨

春紅說二姑這雙鞋不好這雙換換把二姐又換了一雙時新樣的

微露鞋 二三寸 沙木底 月綴襯 鞋花兒 五色鑲 半打半綉 穿山甯綉錦的 活蝴蝶 沿雙邊 扣金綫 巧作的 只雙鞋 鞋面鞋花魚肚白 戴腳袋 分五色 染成青黃綠紅白 紅誇綠 綠誇白 紅裏綠 綠裏白 粉都魯的依的 更加鮮明 穿上了 立起來 後頭高前頭低 兩隻鞋 好像一對勾魂牌 王二姐 穿完畢 春紅一傍把口開

那春紅說二姑只雙鞋還是不好我看只雙的好你好換遂把二姑換了

王二姐 笑微微 針綫波羅擺一回 秀鞋作的甚玲瓏 也有紅 也有綠 也有青黃紫白黑 綫子小鞋人間少
世間無雙令人愛 三魂走 七魄飛 聽我雙鞋誇一回 這雙鞋 雲子黑 金把口 桃子尖 上邊花草一大堆
綫子庫脚又明亮 不用將 不用返 掛脚袋 分五色 染成青黃赤白黑 紅與綠 綠與黑 白紅的綠的綠的
紅的粉都路的紅的這雙脚實在好妙也 針古借成麻連梁色子塊 平交眼 羅絲甯成一處堆 脚尖一上巴上定
金絲蟬 萬戴威 走一走 飛一飛 二姐走了連環步 馬上飛了好幾飛 穿上了 占將起 又不大 又不小
又不肥來又不瘦 得個得 縱一縱 我是姊妹一旁占 覺看小脚不利追 馬上吃吃小脚會 不是說 不是話
回頭就是笑瞎坎 穿戴已畢一邊占 春紅旁邊笑微微 要知以後怎麼樣 再看下文說分明

詩曰 銀燭吐青烟 金尊對綺筵 離堂思瑟瑟 別路繞山川 明月陰高樹 長河沒曉天 悠悠洛陽去 此會在何
年 閒言少敘 書接上回 列位明公 不嫌愚下 捫口啞噪 荷蒙敍耳 聲音逆耳 言語粗俗 道字不真 錯輒出韻 責體落坐
金身站穩 聽我慢慢的道來 話說王二姐打扮已畢 春紅笑云 若說二姑穿戴 好似天仙下凡 玉女想思 凡真正令人
可愛可慕 二姐說少說閒話 快到前去罷 春紅遂下樓來 一直走上上堂 見了王現夫婦 說錢行之事 王現才欠身上
學堂去見先生 面講廷秀西樓錢行 房中單剩下春紅與安人問道 春紅你二姑光景 可愿與你姑爺錢行麼 了環說
愿的 我一說錢行 我二姐實實不願 後來我把奶奶暗告訴我的話 說給二姑聽 一說我二姑才情愿 安人說 好講
說 春紅要依我說 你姑爺年紀不小 你當這般 要你二姑過門 你爺爺言定要你姑爺科舉會上 好娶你二姑過門 叫
我無法可施 今日錢行 你可第一的叫他把功名二字放在心上 春紅說 奶奶不用吩咐 奴婢心中早有此念 安人說
快回西樓 與二姑一同前來錢行 爲要

春紅領命回樓去 叫二姑 奉命來到西樓前 來在高樓手不閑 金椅八仙上面放 桌上小碟四角安
放着兩雙象牙筷 金疊玉盃各下邊 聽的外邊步步響 小王進 一同廷秀到樓前 王二姐
一見連忙把施禮 張廷秀 忙起相還禮貌全 春紅廷秀上位坐 二姐陪席坐下邊 王進廚房送了信

一席酒筵作了全六葷六素十二碗煎炒烘炸樣樣鮮二姐春紅快備酒了環提壺把酒篩遞與捧盃王二姐

王姐捧盃便開言二哥吃了只盃酒慶賀離別日團圓廷秀說出生我就不飲酒代我只盃敬上天

廷秀將酒把天祭王二姐又是一盃往上端廷秀雙手又接過二盃奉敬地塵埃二姐又敬三盃酒

滿面陪笑又開言二哥飲了只盃酒進京定然中狀元廷秀開言忙接過多謝二妹喜美意學生雖然不用酒

免強喝在肚裏邊廷秀飲了只盃酒又叫春紅了環你把酒壺遞於我還進三盃理當然二姐連連說不可

奴家是量淺志短不敢當春紅一旁打上咀口稱姑爺且聽言千萬莫見奴婢怪有句閑言惹人煩

廷秀說春紅有話只管說可行可止當真言春紅說姑爺上京去趕考必中金榜文狀元

姑爺若是榮身貴也有那公子王侯提姻緣姑爺若是應親事把我二姑扔一邊得了新來忘了舊

豈不苦了女嬋娟春紅還要往下講廷秀接言把話談小春紅那我只當下賤輩非是無知匹夫男

春紅說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姑爺若是不相信有個古人聽我言宗世有個陳世美

他的妻子秦香蓮世美南學把書念香蓮家中甚貧窮日做針指與紡織幫着夫主念書篇後來世美登金榜

東宮宮主配良緣得了新來忘了舊他把香蓮攔一邊實在良心沒有了自後人有詩嘆曰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詩曰敘過書接上文說的是春紅了環眼望廷秀二姑夫陳世美得配宮主遂把香蓮忘了後來那香蓮尋至京中

找着了陳世美陳世美再三不認女嬋娟了

不是包公神判斷豈不苦了秦香蓮春紅還要往下講廷秀面上火直噴說春紅我要上京身得中

再不另娶女嬋娟若有三心並二意萬刀之下喪黃泉春紅暗暗心喜歡姑爺中了巧機謀回頭又把二姑叫

你聽他姑爺說的理上端理當二姑留表記也當明誓可對天一句話只才提醒王二姐

暗誇春紅了環不是春紅他提我奴家難想到此間開言就把二哥叫奴的心思對你言你不娶來我不嫁

敢把心事可對天。若有三心并二意。活拿活提到冥間。只有白玉盃一對。手上戒指正二元。花綾汗巾把花綉一對。鴛鴦古沙灘。可有一聲分二半。你半邊來我半邊。一支戒指交與你。還有玉盃一文單。久後對上三宗寶。就是花子我不嫌。久後無有三宗寶。公伯王侯認不全。春紅聞言說的好。二姑說的理上通。以後夫婦重相會。春紅就爲一見證。誰有三心并二意。責我春紅不寬容。二姐樓上描金箱。取出紅緞好東西。逢個口袋裝在內。二哥取藏在身邊。廷秀收過三宗寶。最好賢慧不用言。等時之間天不早。看看紅日歸了山。廷秀回到上房去。二姐夜往西樓眠。一宿晚景且不表。再說次日大天明。

話說王二姐與廷秀盟下誓愿。留下表記。用宴已畢。天色不早。廷秀回上前庭。二姐還在西樓安眠。一宿不言。到了第二天清晨。王三老與張廷秀餞行。送了一匹大馬。岳母送的鞋帽衣衫。岳父送了五百兩紋銀。立時起身。一同趙昂。順路而去。船至江心。趙昂起了歹心。要害廷秀一死。忽然生了一計。暗暗擺布。聽我道來。

廷秀趙昂起了程。船至江心有變更。趙昂起了歹心意。要把廷秀性命亡。他在叫聲張賢弟。快快前來有話明。水裏出了一怪物。細看好像一條龍。張牙舞爪番上下。日照鱗甲起金星。廷秀忙的往外跑。船頭之上看分明。說是金龍在何處。趙昂說是在水中。廷秀正往水裏看。趙昂後邊下絕情。抓住廷秀用上力。用手一推張相公。只聽呼聲一聲響。眼見廷秀歸了陰。要問死了死不了。下回書中再表明。

話說趙昂要害張廷秀一死。說是水間有龍。廷秀即至一看。并不見龍。那趙昂遂即一推。推落水中。只怕是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趙昂才一推。偏偏稍公在後面。用手一拉。說二位。這是什麼地方。千萬不可兒戲。若是失脚踏水。性命不保。連我們吃罪不起。快進艙裏去。把他二人攙進艙中坐。稍公蓋上艙窗。偏遇順風。直往南京去了。

廷秀趙昂坐船中。各有心事自叮嚀。要知吉凶與禍福。下卷書中再表明。

（女祭唐詩唱句）安排祭禮到江邊。一望滔滔浪拍天。飛鳥不來人跡少。淒涼滿目最堪憐。未曾祭奠先流淚。渺渺香魂竟杳然。阿舅舅小姐綉鞋何處拾。先安人再行幾人向前行。嗟綉鞋此處遺遺失。請老安人上祭。

莫遲延。李舅舅看香。阿呀呀。叔叔是昏憤。一時香失帶。如此沒。我只得撮土爲香。祭一番。媳婦的兒阿。指望你夫妻花燭同偕老。再不道。鴛鴦折散不團圓。一封書信飛來禍。反教媳婦受奇冤。可敬你。守貞不做孫郎婦。反學那。抱石投江夢屈原。嬌軀葬在江魚腹。鐵石人聞也痛酸。節孝兩全今古少。人間定有口碑傳。不肖十朋情太薄。枉讀詩書孔聖篇。頓忘賢德糠糟婦。害得我。白髮青姑哭少年。黃梅不落青梅落。月不圓。令花不殘。我是好比和針吞。却綫刺人肚裏。繫心情。牽惟見那。紙灰飛作白蝴蝶。好叫我。淚血染成紅杜鵑。雖然祭祝情傷感。一滴何曾到九泉。老安人。休悲慘。莫淚連。這也是。數在難逃命在天。還須保重年尊體。小姐在陰心也安。此處京城路途遠。請收拾行裝。快下船。好往都中會狀元。

第五回 宿店 王義兄施投醫藥 邵閣老開設梨園

詩曰 落日放船好 輕風生浪遲 趙昂賊狗子 忽起害人思

天理全不顧 奸謀自覺奇 未亦推入水 撈代又生歹

話說趙昂要把張廷秀推入水中。誰知吉人自有天相。稍公偏偏在後用手拉住。說道。二位莫非兒戲。快進艙裏去罷。二人才進艙裏落了坐。船遇順風。直上南京去了。

廷秀想把功名奔。趙昂心想害他身。不說二人心事。偏偏船中遇順風。走盡三天并三夜。來到南京是皇城。他二人 水西關外把船下。王家店裏把身存。他二人 住了一間小宅舍。僻靜之處甚清淨。

每月租銀六兩正。趙昂又把店主訂。說店東 咱們不論年與月。只要兩家順心情。店主你

看着我們不順義。就叫我們把房囤。我們在此不強住。另尋去處也當應。店主開言說。正是。趙昂說的理上通。趙昂說 還有一事當面講。店主留神細聽明。我們二人要搬店。只話也要說分明。我要出去不在此。

張賢弟 代人搬去却也中。張賢弟 若是出去不在此。我若搬店由我搬。我們二人都不住。

有另人 要拿我物莫應從 聽說是

南京代出拐騙子 拐去行李了不成 店主王義連說對

廷秀也就連說中 還說快當才爲妙 咬哩嚙嚙不中聽

自從今日到了店 要然就是一個舟 廷秀在此把書念

趙昂常在大街行 不是吃酒就聽戲 交結下等狗狼生 一名朱五與楊六 又有那

貓三狗四好弟兄

四人定下牢籠計 要丟廷秀淨大淨 定的八月中秋節 南京家家都放工

賊趙昂 騙張廷秀去看戲

領了些 狗黨狼羣狐賓朋 誑的廷秀去看戲 他還說

個朋友還在家中 我今前去將他找

回來大家飲酒巡 說罷離了戲院內 廷秀等到鬼吹燈

趙昂自從到了南京終日在街前哈哈玩笑認些狐羣狗黨定下計謀把張廷秀隱在茶樓聽戲有趙昂的狗黨陪伴

趙昂說去找他的朋友吃酒聽戲一去不回這狗黨說他是朋友伴住吃酒張廷秀信以爲實誰知趙昂同了朱五貓

三到王家店說張廷秀打了下處在那裏等候他前來搬店取物店主王義見有朱五貓三他二人是個地棍店主知

是也不好也不敢明言只可由他去搬趙昂喝令把他與張廷秀的金錢全數搬去趙昂藏在朱五家中五天並未出來

後事不提單說廷秀在茶樓等至日影西下辭別一班朋友即回店中見他的房屋內无了行李鋪蓋急忙來至賬房

細問店主店主把趙昂搬店的話從頭至尾細細相告

張廷秀 上了趙昂鬼吹燈 把他的

所有之物拐了個淨 張廷秀

回店才見王店主

爲何房中淨打空 店主說

趙爺說你另尋店 叫他搬出我店中 趙爺說

代咱兩個打閉的

他說道

奉你之命來搬行 有心拉住不中用 當日你們有話明 咱用先來人一個 不須阻住強又行

只是你親口講透 休怨王義我不明 店主還要往下講 張廷秀到吃一驚 說是只可欺了我 中了趙昂計牢籠

安心要害我的命 只早明白也不中 那日你我在船上 他說水內有蛟龍 誰我出來把龍看 誰知有這毒心腸

詩曰 欲爲善惡日推詳 神目如電照八方 積善之家有餘慶 作惡之人必有殃

荒言敘過列位安心落坐聽在下緊接上回慢慢道來